



圣泉寺清代题刻“鏗尔”

后山怪石上的题刻

江津圣泉寺

一处岩壁是空的

洞里密匣藏500年前

天书

□舒德骑

1968年，在重庆市江津区圣泉寺风景区里，发生一个离奇的事件：在陡峭的岩壁上，竟发现了一个密匣，内藏500年前的“天书”！

事情的原委是：在文革轰轰烈烈“破四旧”运动中，凡是封建迷信的东西都被砸烂，凡是古书古画也被焚毁。令人痛心的是，古江津“后八景”之一的圣泉寺，也没能逃过这场浩劫。

1 寺前有一天然巨石为大门

圣泉寺，原本是个好去处。

寺庙坐落在江津原双龙乡一个幽深的山坳里，寺前有一天然巨石为门，寺后有一道几十丈长、十数丈高的丹霞峭崖为屏。据《江津县志》载：古时，这里原本只有栖清书院，因此地风景秀美，更因相传明朝太子太师、工部尚书江渊幼时在此读书而声名大振。尔后，有游方的僧人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，化缘募捐在此修下一座寺庙，因寺后有一泓终年不绝的清泉而得名。

走进庙前石门，就似走进人间仙境。这里，数不清的白果、香樟、楠木、红枫等古木，郁郁苍苍遮天避日。清晨，雾霭飘渺，鸟雀啼鸣；黄昏，庙堂夕照，林涛阵阵。繁茂虬枝的古树之间，无数块巨石突兀而生。这些巨石，有的像鹰嘴，有的如卧虎，有的像蛤蟆，有的似书箱，形态各异。巨石之上，镌刻着历代文人墨客题咏山川形胜、怀古诵今的诗词，以及佛界菩萨和民间人物的形象。

圣泉寺，就坐落在这清幽的山石林间。

穿过大殿，来到寺庙后面，是一尊数米高的千手观音摩崖造像，此造像雕刻工艺精妙，人物形象栩栩如生。陡峭的丹霞峭崖上，分布着聚仙台、凌云岩、龙吐水、老虎洞、听琴洞及菩萨造像等诸多景点。儿时，笔者曾多

次钻过幽深的老虎洞，攀上陡悬的凌云岩，聚在听琴洞，倾听从洞内传来的叮叮咚咚的弹琴声。

2 陡峭岩壁发现神秘古洞

可在那荒唐的年月里，圣泉寺被人砸烂了，古树古木也被人砍伐了，就连景区内那些千姿百态的巨石，也被人砸碎开采成了条石。整个景区遭到毁灭后，只留下一堆残砖瓦砾，在枯萎的岁月和飘摇的风雨中啜泣。

在大肆毁坏圣泉寺景区的过程中，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

当时，德感双龙场有一个姓慕的石匠，在开采寺庙后面的山石时，无意之间发现有一处岩壁是空的！他用镊子凿开一看，原来岩壁上居然有一个空洞，洞里竟藏着一个密封的锡匣。这个偶然发现，立时就轰动了整个采石场。在锡匣尚未打开之前，人们都以为里面藏的不是金银珠宝，就是佛家舍利之类的东西。可令石匠们大失所望的是，打开锡匣，里面却只有十几本发黄的古书！

这些线装手抄的古书，虽说已在岩洞里存放了多年，可由于锡匣密封保存，所以书籍依然完好如初，上面的图文清晰可见。

3 匣内藏“天书”距今500年

这是些什么书呢？

由于这些书是秘藏在寺庙山后的陡壁上，在场的人有的说是“天书”，有的说是经书，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。乡下人见闻不多，大家也没有什么文物的概念，加之当时古文化已成为一种罪过，“四旧”更在破除之列，锡匣里既然没有金银珠宝这些值钱的东西，这些线装古书，在乡人眼中无非就是一堆废纸罢了。当即，这些古书被采石人一人拿走两本，大约就是带回家做手纸或引火之物了。

幸好，当时江津城里有个叫钟志海的文化人，偶然听说了这件事，觉得此事很是蹊跷，便邀约了朋友王晓波（现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）赶到圣泉寺去探个究竟。两人到了德感双龙场，踏破铁鞋四处寻觅，终于从当地石工那里低价买回了两本古书。一番研究，才将这些“天书”的来龙去脉破解出来。

原来，这匣内秘藏的所谓“天书”，是明正德年间，一位叫王慨的“孤愤之士”寓居本邑时所著，距今已有500年。但令人迷惑的是，此人著述完成后，何以会秘藏于圣泉寺的岩壁之上呢？

4 12本“天书”仅剩两册

当年，笔者曾在钟志海先生那里见

过这两本书。一本书名叫《皇朝冠服志》，另一本叫《治官志异》。打开书本，扉页上是作者的画像：一位老先生，头顶方巾，双目通神，瘦削的下巴上一绺稀疏的胡须，乍一看，有点像《聊斋志异》作者蒲松龄老先生。此书是由四川当时一个叫赵葆遂的名人作序，序言概略地叙述了作者的生平和才情。另在书的首页上题有一首《七绝》。诗曰：

怀才不遇了此生，黄卷青灯任浮沉。文章千古悠悠在，沧海桑田不由人。

那部《皇朝冠服志》，比较详尽地收录了唐、宋、元、明时期的冠服制度。从皇帝、王妃、文臣、武爵到庶民百姓的各种衣冠样式、制料、装饰等等，并分门别类地作了详细介绍。应该说，这部著作是具有相当收藏和研究价值的。

另一部《治官志异》，则辑录了川南川东各地自古以来发生的奇闻怪事。至今我还记得，书中记载着某年某月某地某人生的儿子，长了一条半尺长的尾巴，尾巴弯曲在树上，还能将小儿倒挂起来。忽一日一声雷响，竟将小儿尾巴齐齐打断，此后小儿修道青城并得道成仙，据传是齐天小圣转世云云；某年某月某地挖出一座古墓，在棺材里睡了几百年的老夫人还完好如初，面色安详，服饰鲜艳，挖墓人正想伸手翻拿棺中宝贝，忽地一阵山风吹来，一道金光一闪，棺中的老夫人化作一股青烟飘然而去，只在棺中留下一段偈语云云。

书中，神仙鬼怪、地动山摇、日月蚀无所不有；雌鸡变雄、马儿生角、石头开花无所不记。故事很玄怪，但总觉得有故弄玄虚和凭空臆造之嫌，和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比较起来，文笔和艺术价值就差得多了，更不要说蒲老先生书中那借鬼喻人、借古讽今、嘻笑怒骂、刺贪刺虐的社会价值了。不过，此书产生的年代早于《聊斋志异》，对于了解川南地区的风土民情，应该还是有一定考究价值的。

据双龙场的采石人说，这锡匣里古书共有12本，上面6本为《皇朝冠服志》，下面6本为《治官志异》。全书以上等徽宣为书页，以白色丝线精心装订，书名用隶书题写，书的内页用楷书誊就。笔者对书法虽是外行，但也能看出，作者具有相当深厚的书法功底和艺术造诣，其隶书古朴苍劲，楷书瘦硬通神；内页中所配的画图，笔法精道，形象逼真。

后经多方考证，这两部古书的作者王慨，原为明朝隆庆年间进士，曾在朝廷为官，但郁郁不得志。当时翰林院编修平青云所著的《云外摺扇》有文字载：“王慨，字迟石，别号潜清山人，四川温江人氏。”其人当时是一个大学问家，毕生著述有数十部之多，但惜一生怀才不遇，仕途坎坷，自谓“孤愤之士”，晚年客居江津。《皇朝冠服志》等书籍就是他在江津时写成，脱稿后不久就病逝于当地。

5 “天书”为何秘藏于山崖之上？

那么，这些书何以密封藏于圣泉寺山崖之上呢？

关于这个谜底，《皇朝冠服志》“后记”中有文字记载：王慨客居江津期间，因仰慕先贤江渊，故常来圣泉寺游玩采风，喜爱这里清幽可掬的天然景色和暮鼓晨钟的佛界氛围，所以他又取号“栖清山人”。王慨仙逝之后，其子王知欲送乃父杖履还乡，离津前遵父遗嘱，选其12部著作熔锡密封，藏于圣泉寺后高崖的石壁之中——王慨此举当然是以期千年之后，再显姓扬名于后世尔！

可惜，王慨的这个愿望却未能实现。这部“天书”在岩壁上静静秘藏了五百年，偏偏在重见天日之时，正逢文革混乱，还未让史学界和文物界进行认真考证，就被一群缺少文化的人当做一堆废纸给糟蹋，未能充分发挥它应有的历史和学术价值，至今想起来，令人唏嘘不已，痛心不已！

“丝桐谱出调离奇，流水高山曲一支。莫道知音尘世少，人间亦自有钟期。”这首七绝《圣泉寺听琴洞》，是江津乡人、被学界尊为“联圣”的钟云舫先生所作，当年就镌刻在圣泉寺的石壁之上——遗憾的是，“天书”的作者王慨生前未遇知音，死后也未逢钟期，不得不说不是一桩憾事！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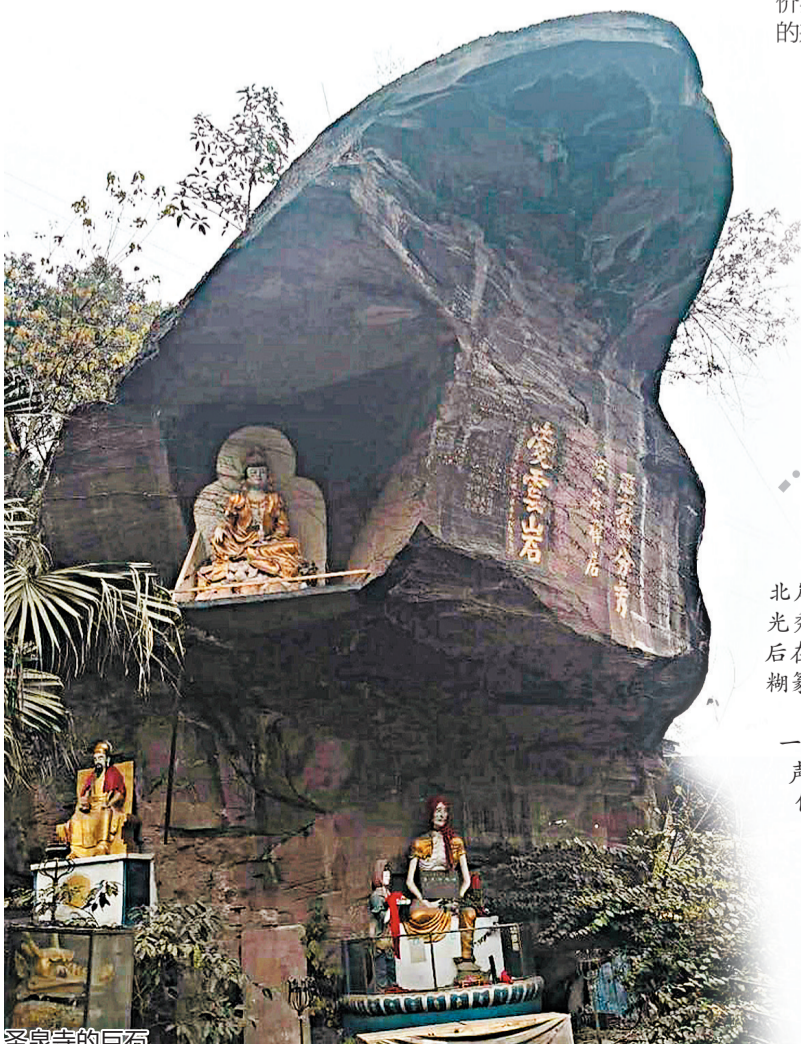
延伸

江津“后八景”圣泉寺

圣泉寺又名栖清书院，始建于明代，位于江津长江北岸，是古代江津的“后八景”之六景。这里谷深林茂、风光秀美，香火旺盛。明代工部尚书江渊少年时在此读书，后在《栖清书院》诗中赞曰此景：“春风岩畔草青青，苔藓模糊篆刻平。”

圣泉寺有“听琴洞”和“龙吐水”等奇特景观。在寺院后山一悬崖处有一宛若面盆的圆洞，时常能从洞里传出鏗尔琴声，如击清磬，美妙极是，“听琴洞”故而得名。寺院后东北侧石壁岩缝处，有潭如井，四季“骊龙吐出”不断，此处又故名“龙吐水”。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年）“小春阳”之时，渝城知府陈邦器从蓉城“考绩”归渝，船至江津时天已尽黑，秉烛夜游圣泉寺，对圣泉寺奇景赞不绝口，民国十三年版的《江津县志》记有此事。

圣泉寺原属江津双龙乡，后来乡据寺名，改为圣泉乡。此地历史人文厚重，是江津摩崖题刻最多的地方。



圣泉寺的巨石